

集部

墻東類稾卷四

元 陸文圭 撰

策

選舉

問孔子四科曾子不預何與或曰參尚少也有若長矣亦不預何與或曰是從我陳蔡之門人也是與否與德行四人吾無間然宰我有聽言觀行之戒子貢有不幸多言之譏其言語亦有失與聚斂也具臣也危而不持

也顔而不扶也果足以為政事與春秋之作游夏不能贊一辭文學安在與三千之中取七十焉七十之中取十哲焉然而四人之外猶有可疑者甚矣才之難得也漢唐至今以科目取人始也選之以德行又試之以言語又考定其文學之高下既中矣然後責之以政事一人之身四者欲其兼備不又難得與古之論人各取其所長後之取人不問其所短何與皆所未喻也諸君子試評之

有聖門教人之法有朝廷取人之制教人之法有高下優劣之分取人之制有兼收並蓄之意孔門之四科以德行稱者四人以言語稱者二人以政事稱者二人以文學稱者二人後世謂之十哲而先儒以為皆從我陳蔡之人曾子有若子張之賢皆不得預孔門之高第弟子固不止此而此亦非夫子之言也門人因夫子皆不及門之嘆而記此十人且并目其所長然其才品之高下優劣則各因此而可見蓋顏子三月不違仁閔子之

孝無閒言伯牛之騂且角仲弓之可使南面四人之德行吾無閒然矣予賜以言語稱而聖人有聽言觀行之悔有不幸言中之戒是言語猶未當也由求以政事稱而聖人有為國以禮之哂有聚斂附益之攻是政事猶未純也游夏以文學稱而聖人修春秋不能贊一辭是文學猶未至也聖人設教洙泗一時門人蒙被教育如羣飲于河各充其量誾誾者侃侃者行行者達者藝者辟者喭者而聖道之傳以魯者得之是四科之說猶未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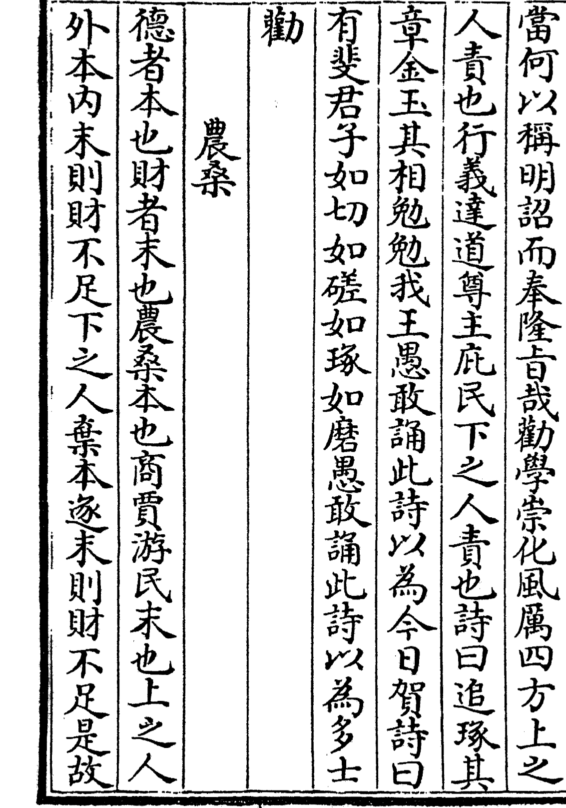
以盡人才也吾夫子以庇覆生民之器歴聘列國轍環天下卒老于行一時門人顔天於陋巷騫適於汶上牛終於牖由死于臺子夏適於西河之上無一人得君行道以少攄平生之學者蓋春秋鄉舉里選之法不行賔興大比之制已壞諸侯弱卿驕大夫侈世臣專政陪臣執命賢人在下無階之可仕無路之可升白首槁項於深山窮谷之中埋光匿彩終古不見可嘆也已陵夷至于戰國大壞于秦經入咸陽之市儒入瓜丘之穽而仲

尼之徒熄矣漢興諸儒區區修補百孔千瘡綿綿延延如一髮之引千鈞時君世主或表章宗尚或厭棄鄙薄隨其好惡為之軒輊而吾夫子之道自若也由漢至唐以門地任子弟以科目取孤寒不出兩途門地之弊不過紈袴而已不過膏粱而已科目之弊尤甚焉拘於聲病止於雕刻言語尚未能也況於文學珉中玉表危貌𧸖言文學尚未能也況於政事畫餅充饑談河止渴政事尚未能也況於德行蓋科目之弊極矣天朝神武混

一區宇科場條貫廢格不用一埽場屋向時之弊士始知有務内之學真人勃興天下文明斷自宸衷不由奏請遵成周鄉舉里選之法考賔興大比之制明詔有司必以鄉黨稱其孝弟朋友服其信義為先猗歟盛哉不圖今日復見成周也執事先生首主斯文之柄下策承學以孔門四科之别而有感於今日取人之制愚不敏竊有歎焉孔門之教人一人各專一科而今日之取人一人欲兼四科豈人才盛於古耶是不然一人各專一

科者直指其實事也一人欲兼四科者髣髴其意也愚生固不敢厚誣聖代以為無人然四科以顔子為先顔子之下不聞復有顔子千頃之黄憲不足比也四科以子夏為後子夏之歿不聞復有子夏小冠之杜欽不足數也士固不望其人人如顔淵然何可以不希顔淵也士固不望其人人如子夏然何可以不慕子夏也令以孝弟信義取人縱不如孔門之德行而事親從兄交友待人之際可軼蕩於規矩準繩之外乎今以五經四書

取人縱不如孔門之文學而格物致知窮理盡性之學可視為空談止於套括而已乎今以古賦詔表取人縱不如孔門之言語而代王言而主諷諫宣上德而盡忠孝可不以詩書為程準而止於宏博而已乎今以時務對策取人縱不如孔門之政事而朝政之得失民間之利病斟酌於古便宜於今者可不以董賈為比擬而止於制科而已乎嗚呼以千餘年科目之積弊而驟革於今日以百餘年文體之不振而更新於今日為多士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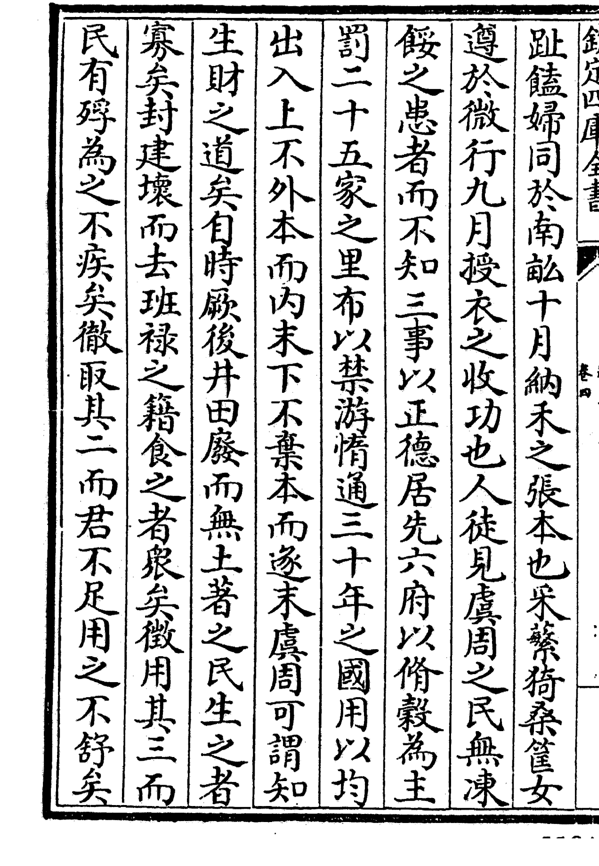


當何以稱明詔而奉隆旨哉勸學崇化風厲四方上之人責也行義達道尊主庇民下之人責也詩曰追琢其章金玉其相勉勉我王愚敢誦此詩以為今日賀詩曰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愚敢誦此詩以為多士勸

農桑

德者本也財者末也農桑本也商賈游民末也上之人外本内末則財不足下之人棄本逐末則財不足是故

重在務本聖人守位以仁聚人以財理財正辭禁民為非以農桑為急務人一日不再食則饑終歲不製衣則寒饑寒迫於人之肌膚欲其亡為奸邪雖慈母不能保其子君安能保其民哉是故導其衣食之源絶其饑寒之路民可使富也自耒耜取諸益而茹毛之風革自衣裳取諸乾坤而衣皮之俗易三皇邈矣制莫詳於虞周禹貢豳詩鑿鑿皆精語三壤成賦而秸秸粟米供於甸服之内桑土既蠶而織文絲枲納于貢篚之中于耜舉



趾饁婦同於南畝十月納禾之張本也采蘩猗桑筐女遵於微行九月授衣之收功也人徒見虞周之民無凍餒之患者而不知三事以正德居先六府以脩穀為主罰二十五家之里布以禁游惰通三十年之國用以均出入上不外本而內末下不棄本而逐末虞周可謂知生財之道矣自時厥後井田廢而無土著之民生之者寡矣封建壞而去班祿之籍食之者衆矣徵用其三而民有殍為之不疾矣徹取其二而君不足用之不舒矣

鄒國一叟懇懇爲時君言者不過五畝之宅樹之以桑百畝之田勿奪其時而已此一章凡三見終始不易當不奪不厭上下交征之時而進不饑不寒然而不王之說安得不以爲田夫野老之俗務耕奴織婢之鄙談然仁政之本莫大乎此自仁政之說不售戰國折入於秦秦爲無道虐用其民男乎疾耕不足於糧饟女子紡織不足於帷幙民力不堪秦亦以是虛其國漢興天下草創百姓思樂息肩文帝恭儉寛仁愛人節用帝親耕耤

田以供粢盛后親蠶公室以供祭服不可謂不務本者詔令數下一則曰為酒醪以靡穀二則曰纂組以害女紅不可謂不務本者然不能使末技游食之民轉而緣南畝奚止酒靡穀而已不能禁倡優下賤之人不得為后飾奚止害女紅而已漢之為漢五六十年公私之積猶可哀痛賈誼晁錯掇拾孟子餘論復屢屢陳之誼之言曰倉廩實而知禮節一夫不耕或受之饑一女不織或受之寒生之有時用之無度則物力必屈今背本而

趨末者衆淫侈之俗日月以長天下財產安得不歷錯之言曰聖王在上而民不凍餓者非能耕而食之織而衣之也為開其資財之道也今地有餘利民有餘力生穀之地未盡墾山澤之利未盡出遊食之民未盡歸農也二子亦可謂知本之論然孟子專論王道二子雜伯者富強之術觀者不可不察也今南北混幷天下一家煙火萬里農桑滿野昇平之業視漢有加然而經制不定徵斂無藝賦入雖廣調度實繁天時不登地力有限

加之大官竊禄小吏侵漁商賈操市之竒羸緇黄侵國之經費困窮失職貪惰成風長此安窮救之無術設使鼌賈二子復生於今日亦當苦口進言而昔所建明有宜於今世者有司條陳之以次施行可也杏花菖葉東作方興戴勝鳴鳩桑桑可採玆惟時矣孟子曰民事不可緩也惟上人之留意不然二月賣新絲五月糶新穀將有誦聶夷中之詩者

田制

問孟子答井田之問曰夫仁政必自經界始又曰經界既正分田制祿可坐而定也正經界均井地平穀祿誠為國家之先務矣自秦廢井田開阡陌漢因之無所改至王莽欲復井田更名天下田曰王田皆不得買賣于是農桑失業百姓日以凋弊魏文行均田法最為近古歷周隋及唐而定均田口分世業天寶以後歸于兼幷之家而口分世業壞矣使井田可復何為王莽行之而弊使井田不可復何為魏唐行均田而便於民抑井田

之法非口分世業之謂耶方今篤行仁政經理田土酌古揆今富國便民之事無出於此或者奉行未得其策滋以病民遂使良法美意藐然無成效諸友講明于此熟矣願相與推求其要以俟他日大廷之對

封建古法也司馬晉行之而叛者起肉刑古法也漢文廢之而人心悅井田亦古法也新莽做之而失業者怨然則古法不可行耶曰不可行則古人不行久矣夫行古人之法當得古人之意故有尊賢親親之意則可以行封

建之法有尚德緩刑之意則可以行肉刑之法有損上
益下之意則可以行井田之法不得其意而守其法是
為徒法徒法不能以自行吾觀孟子答文公井地之問
凡二章始言貢助徹之異繼言公田世禄之制又言君
子野人之别而終之曰此其大畧也若夫潤澤之則在
君與子朱文公釋潤澤二字謂因時制宜使合于人情
宜于土俗而不失乎先王之意也然則先王之意奈何
曰恭以禮下儉以取民仁以行政其在上者如此庠以

養校以教序以射而人倫明相友助相扶持而百姓睦其在下者如此當是時也白墳黄壤青黎之地皆聲教漸被之餘而隴上輟耕之夫安得鴻鵠之興嘆鄉師黨正閭胥之間皆德行道藝之選而絳縣老人之年安得泥塗之久辱大田之詩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言天意本雨我君之田我因蒙其餘惠耳噫嘻之詩曰駿發爾私終三十里戒爾民當大發其力于爾之私田無尺地之不耕也蘇氏曰上之告民則先其私民之奉上則先

其公上下之間交相忠愛如此法禁以屬之鄉號令以迫之鄉刑賞以誘之鄉亦君民相與之意耳阡陌開而貧者無立錐王田禁而市道有泣涕仲舒師丹限田之請不行於漢漢民之不幸也魏文周隋均田之制卒定於唐唐民之猶幸也塞兼幷之路減田宅之價此議法之善者口分給老小世業傳子孫此立法之善者然亦徒法而已楊龜山嘗論王荆公新法之弊引明道先生之語有關雎麟趾之意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大要

歸於正心誠意之效龜山蓋深識此理豈鄙儒之所能語俗吏之所能知哉度田之法為之以漸持之以久本之以信濟之以寬嚴而從於寬權之以義利而主於義酌之以今古而宜於今慢經界者始于汙吏務財用者始於小人與其百姓不足不若君不足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淵中察魚不祥寘中掩兔不仁大紘急則小紘絕耒耜奪丁男之利絲纊竭紅女之力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豈屑屑計此桑宏羊宇文融之故智不可用

也昔周世宗夜半讀元微之均田圖慨然嘆曰此致治之本也詔頒其圖使吏民先習知之期以來歲大均天下之田彼區區五代之君猶能留意民事如此況上嘉唐虞之令主乎昔鄭子產為政一年國人誦之曰取我田疇而伍之孰殺子產吾其與之及三年又誦曰我有田疇子產殖之子產而死誰其嗣之彼區區列國之卿猶能不失民心如此況願為稷契之良臣乎邇者經理之法良法也有司奉行未得其意堯仁如天亦既與之

更始矣快活條貫次第舉行執事猶以成效藐然為疑
何哉僕也識字耕田夫耳願受一廛而為氓鄉校議執
政夫我則不暇

流民貪吏鹽鈔法四弊

策者所以料成敗計得失明是非審利害也詞藻云乎
哉記誦云乎哉科場廢不用四十餘年學士老棄林丘
遺書束之高閣然時文之弊亦掃地盡矣天詔興賢策
以經史當世之務以求博古通今之才于是執事下諏

承學以四者之弊書生不達時宜頗諳往事管窺壁聽粗有千慮之一得敢因明問而條陳之蓋今日之弊有四所以救弊之策十有二救流民之策三一曰擇守令二曰輕賦役三曰議賑貸天灾流行國家代有區畫備禦在得其人古之循吏所至郡邑浚陂渠立隄防課農桑廣儲蓄四民樂業安土重遷設遇旱潦恃以無恐令也為人擇官不為官擇人千里之師帥教令不先百里之父母撫字不職郡邑無承流宣化之人朝廷無考課

黜陟之法常平之政不修社倉之義不勸勞徠不急招集有功者不聞顯賞闔境逃移户口稀散者不必受罰何異受人之牛羊立而視其死歟此守令不可不擇也小民難保天亦哀矜本固邦寧若古有訓昇平之時猶宜輕徭薄賦灾歉之後豈堪虐使苛徵且鄉田同井誰甘死徙維桑與梓豈不懷歸而餘糧栖畝責之全租一室縣罄算之口賦撿覆之額未寛追呼之費已重役半饑之氓隷興不急之工役良由此邦之人莫我肯穀所

以逝將去女適彼樂郊九重勤恤之㫖屢頒田里愁歎之聲未息是謂上慢而殘下不能已溺以視人何異扼饑者之吭而奪之食乎此賦役不可不輕也民以食為天不再食則饑方其遇災之始倘為措置之方通商勸分薄斂已責但有苟且夕免溝壑之計誰無戀墳墓保妻孥之心惟其守死之餘遂起逃生之念山牆野水露宿草行襁袂嗟來傍人門戶豈得已哉而所至之處不能存恤官吏便文自營封廩不發驅之出境委曰無他

愚謂宜留者給之閑田貸之牛種行者與之裹糧續其口券復業者返其田宅正其疆界利其家復其身可也凡此破除之費一出公上之儲國家富有四海仁聖視民如子豈與瑣兮尾兮流離之子較是區區者哉此賑貸不可不議也革貪吏之策三一曰清選法二曰均俸給三曰嚴糾劾官之失德寵賂日章源之不澄其流滋蔓方今大小之職頗稀清白之風良由入仕之初但由保舉夤緣請託靡隙不鑽既仕之後不試賢能日月為

斷不推功效閥閱是先吏掌銓曹有如互市視闕之久
近計秩之崇卑尚未屬厭不無淹滯高下在手遲速在
心營求之力既殫取償之意愈急驅車在道見物垂涎
不畏莫夜之知殆成白晝之攫而況倖門旁啓中旨特
頒又出于常調之外者此選法不可不清也分田受禄
古有常制苟無君子莫治野人吏俸不足以代耕人情
必至于内顧雖欲潔身勢有不能故其廩稍宜從優厚
王事鞅掌終窶且貧勤而無怨者能幾何人非禮不懐

非禄不勸見便則奪者夫人皆是令越在内服取家遼遠不遑將父京師薪米旅泊良難月之所得不供日之所需故人思補外不樂内遷越在外服則大江以南優于内地圭田之多寡視列郡之肥瘠差等不為定制有無不能相補夫不足以養其身而徒以禁其欲欲無侵漁百姓難矣此俸給不可不均也總于貨寳古有常刑杖之朝堂罰不為過今列郡置于監司監司統于御史又有監察之職迭司舉案之權然而根黨鉤連顔情易

稔交通詭窖究狀莫伸當道之狼慵不敢問依社之鼠忌不欲言間有不畏彊禦之才反招過為矯亢之咎未能致辟旋已報聞遂令碌碌之徒思受容容之福甚至與姦而為市有同監主之盜財風憲謂何綱紀日壞豈所望于天子耳目之官哉此彈劾之不可不嚴也極鹽法之策三一曰減官額二曰省職員三曰恤亭戶鹽者國之寶天之所生地之所產晴風朗日苦雨陰霾盈縮有時消長不一自興利之臣圖進身之階但知數羨逞

恤額虧視初立法不啻數倍歲煎之利有限官給之本幾何輸既求嬴出宜長償灰砂夾偽銖兩求餘況攙越于官豪致抑塞于商賈出門之引轉鬻在場之數虛包長此安窮救之無術不思公私之積務要流通慈父権子情所不忍上損下益於計曰宜此官額不可不減也轉運之職始于開元在後租調度支漕運鹽鐵酒酤貢舉按察之權皆隸此官今既分有所屬所掌唯鹽似宜從簡而張官置吏有如大夫六曹分案動至溢員公事

既稀復營差委場官已備安事催煎棄積無多豈宜典史如監運稱盤之類檢校管勾之名色日橫生弊端百出一官之下必有數卒縱橫井邑莫敢誰何衣食所須包苴所入鹽課之外他無藉手巧為支破公然尅剝利虧于官而不虧于此輩害及于下而不及於汝曹設使盡汰冗員正亦何妨國計此職員不可不省也濱海之民以牢盆為業勤苦尤甚春不得避風塵夏不得避暑潦天時不順則失其利官本不敷則失其利鹽丁逃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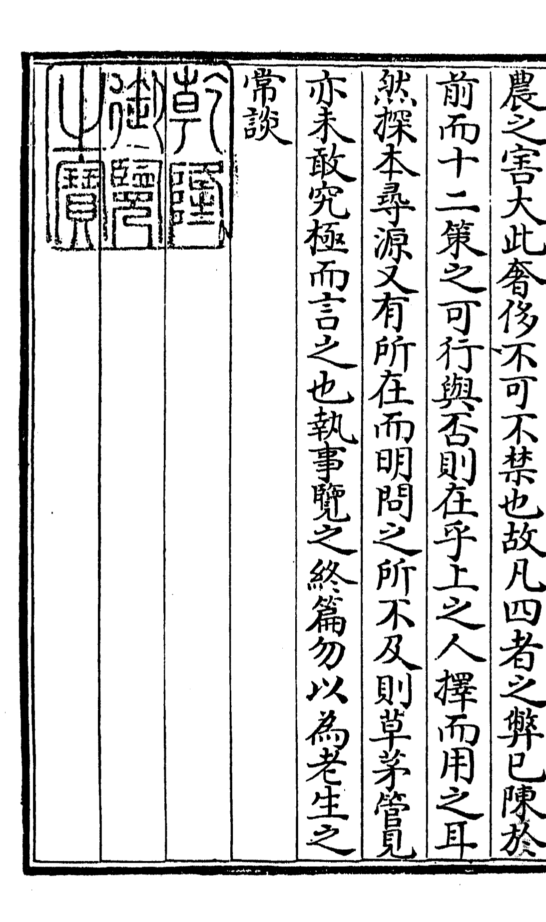
則失其利利耗民散亭場空虛于是遷撥之令行而亭戶重受害矣黠者行賕而規避弱者吞聲而受役倚權上交于臺府發憤變激于里閭破産立償輕生何恐令甲雖嚴于私販巡兵陰縱其橫行勢有相容情難獨禁莫若效古之法聽其與商人為市而官收其稅數年之間亭戶稍得蘇息而官亦無不利焉而其法又當熟議而行之此亭戶不可不恤也稱鈔法之策三一曰住印造二曰節用度三曰禁奢侈古者以貨為幣採銅為錢

無所謂楮也漢以鹿皮薦璧民間未始行用唐有飛錢之制輕裝以趨四方合券而取京師楮之漸也今中統之造五十餘年矣物以少而貴多而賤賤則折閲貴則寶重此勢然也易之以至元以五準一猶云可也更之以至大低昂太驟民聽惶惑已行輒罷亦勢然也故慮楮之輕莫若住造民間鮮得市價自平取數既多後何以繼或慮經用之闕則又有說矣此印造不可不住也朝廷初平中夏是時未有鈔法貿易不過絲銀科差以

是為準宫府創立制度一新征伐四出調度繁夥未聞有之財之憂也江南既平庫藏充溢金帛如山而用之者舒矣外而四方之朝聘内而千官之俸秩近而諸司之侍衛遠而邊庭之供億日增月盛時異事殊而況賞賜濫及于俳優營繕力殫乎土木商舶市寳價莫得名藏室翻經費不勝計山林莫供于野燒海水終泄于尾閭桑穀漸空工役方急楮輕物重職此之由真人踐阼躬履節儉力改前非然財散不可復收弊久未能損革此

用度不可不節也勤儉者衣食之源奢侈者匱乏之本古者衣服有常上下有制今倡優得為妃后之飾皂隷可僭公卿之服塗金織翠佩玉曳縞物直如之何而不窮古者游末有禁務農為上今鳴鐘鼎食釃酒刲羊何曾下筯萬錢不足毛仲請客百事皆備財產如之何而不耗今世以豪侈相尚俗以淫靡相煽上行下效風流波漫惟其取之無術用之無藝是以生者莫給作者莫供蓋錢陌輕微百物騰踴之害小而工賈得志兼幷傷

農之害大此奢侈不可不禁也故凡四者之弊已陳於前而十二策之可行與否則在乎上之人擇而用之耳然探本尋源又有所在而明問之所不及則草茅管見亦未敢究極而言之也執事覽之終篇勿以為老生之常談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牆東類稿卷五六

詳校官中書臣閔思毅

主事臣呂雲棟覆勘

謄録貢生臣劉錫珪

牆東類稿卷五　　　　元　陸文圭　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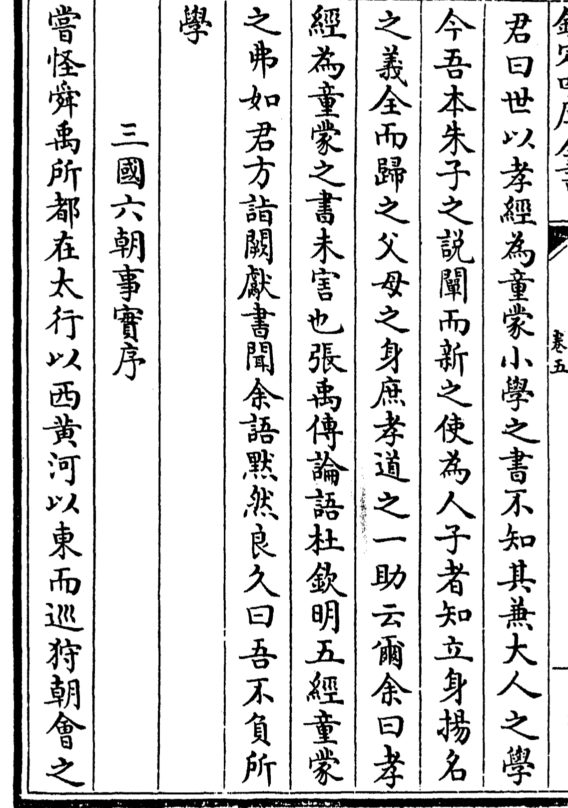
序

古今文孝經集註序

孝經大學二書先儒無有分經傳者離經析傳自朱子始二書皆孔曾傳授心法二傳成於曾氏門人之手經文首尾相應文勢連屬辭約理備言近指遠非聖人莫能及傳文分章畫句次第相承井井不亂其為覆解經

文無可疑者竊嘗伏讀二書自心而身而家而國而天下自天子而諸侯而卿大夫而士庶人自格物致知至於絜矩自愛親敬長至於追遠大義數十若網之有綱若裘之有領顧自漢儒以來箋釋不明久矣東陽厲君直之裒孝經古今文萃諸家自為一編西州史先生為之序先生之言曰自古國治而天下不治者文王是也家治而國不治者曾閔是也身治而家不治者舜是也予讀而疑之已而得其說曰文王之國紂之天下也曾

閔之家定哀之國也舜之身瞽瞍之家也吾家吾國吾天下斯治矣二書本末古今不易易之則亂申之則治以余之説讀厲君之書思過半矣雖然大學經文二百五字一字不可損益傳十章錯簡雖多存者皆格言也孝經經文四百六十二字已不免離析增加之失傳十四章多裂取他書之成文而格言所存無幾矣大學傳引詩十二朱子取其反覆吟咏意味深長孝經傳引詩十朱子刋去其文二書去取甚明厲君寘此談彼何也



君曰世以孝經為童蒙小學之書不知其兼大人之學今吾本朱子之説闡而新之使為人子者知立身揚名之義全而歸之父母之身庶孝道之一助云爾余曰孝經為童蒙之書未害也張禹傳論語杜欽明五經童蒙之弗如君方詰闕獻書聞余語默然良久曰吾不負所學

三國六朝事實序

嘗怪舜禹所都在太行以西黄河以東而巡狩朝會之

地南抵蒼梧東並會稽相距萬里何哉想其時風氣肇開民物阜殷篤近舉遠四海為家無南北疆理之殊也自太伯仲雍之竄而中州視荆蠻為陋自若敖蚡冒之興而荆蠻與中州為仇自巫臣子胥之奔而吳通於上國自勾踐范蠡之起而越伯於東方并兼於秦亡秦者楚也總一於漢分漢者吳也自吳黄龍迄陳禎明三百二十一年皆都建業還武昌江陵者僅十年耳晉地最廣乃承中原播蕩之餘陳地最狹實繼侯景喪亂之後

其間創業之君如權如裕下至蕭衍霸先之流皆有可紀及其亡國則奢淫昏暴之所致歸命侯而下是也輔治之臣如遜如安下至王儉徐勉之徒皆有可書及其誤國則權奸諛佞之所致孔範而上是也是區區六朝者其僭祚之修短其風俗之媺惡其法度之興廢其官制之沿革其兵戎之勝負其盛衰強弱之勢其混合分裂之形其得失是非之證上稽天時下察人事前列簡冊後存龜鑑嗚呼悲夫潼川楊君手編江南六朝事實

畦分田列粲然有條其嗣師文出以示余余三復焉為之廢書而泣仰屋而嘆嗟夫余不幸而不生於舜禹之朝身不及見太和之盛幸而不生於六朝之際目不及覩危亂之形俯仰遺編神融意會楊君之作是書也有心哉或者見其門分類别謂是可以訓童蒙利初學噫童蒙所當知者奚止區區六朝事實而已不有班馬諸書乎楊君不取乎班馬而顧為是區區者楊君之意余能知之非童蒙之所敢知也楊君名基生端平甲午春

秋六十有七矣

喜雨詩序

壬戌之歲夏仲不雨秧苗漸槁里農皇皇郡官僚各出俸金議禱龍湫湫在沙山之麓距城六十餘里衆憚暑莫往同知州事理侯伯雍慨然請行即日買草屨屏騶從步出城東門至横塘之西陰雲驟興雷雨交作衣裾盡沾侯露次於野晨詣湫上焚香而退四顧村野甘澤沛然老稚迎拜懽聲載路士民爭為歌詩以獻而屬叟

為之序夫天之蒼蒼不可俄而度惟至誠能動之禱祈之法一以誠為主求之而應自顧何以得此不敢以為喜求而弗獲不敢怠吾心退而省其愆春秋傳曰閔雨有志於民者也信公務農重穀可謂有志矣故經書六月雨而詩有駜以頌之今之歌詩與古不類亦頌之遺意也殆以志喜云

農桑詩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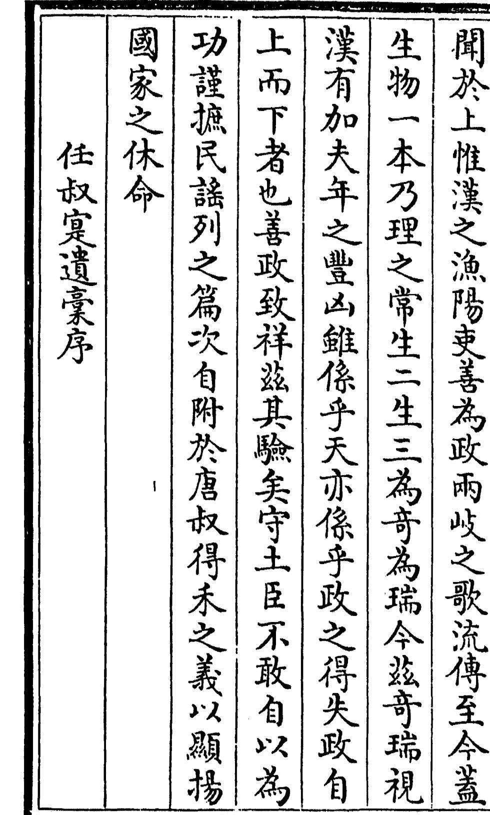
泰定改元甲子制書下郡縣以學校農桑為急務官吏

奉行惟恪是時秣陵路句曲令程君首勸率十有六鄉課種桑四十餘萬株布滿一縣縣治後有廢圃隙地荒穢不治君手摘瓦礫吏民爭趨焉旬餘平坦植桑八十森列如戟暇日引縣庠諸生觀之登丘四顧而嘆曰桑者衣之源而惰農弗知令吾先之勞之後人必有享其利者夫民難與慮始而可與樂成也於是諸生爭為歌詩以記其事君勤於治民尤留意學校招師訓以規矩士競於教弦歌之聲相聞真能以詔書從事者其治行

為江東諸縣最云

瑞麥圖序

大德改元之九祼春三月至尊發德音下明詔務農重本養老恤貧議貸寛徭賜今年官田租什二所在金穀逋不能償者悉蠲除之萬姓大悦先是江浙歲比不登旱澇為災有司體覈未能如式元元懐憂膏澤隨下所以孚格天心導迎和氣信有兆也夏五月麥大熟旬人獻麥一莖三穗得諸暨陽白鹿之原民許氏家其占為


有年州人動色相慶謂前所無圖以詩之侈張其事請聞於上惟漢之漁陽吏善為政兩岐之歌流傳至今葢生物一本乃理之常生二生三為竒為瑞今兹竒瑞視漢有加夫年之豐凶雖係乎天亦係乎政之得失政自上而下者也善政致祥兹其驗矣守土臣不敢自以為功謹摭民謡列之篇次自附於唐叔得禾之義以顯揚國家之休命

任叔寔遺槀序

余往來古杭五十年納交南北勝士甚衆慶元任君叔寔籍籍有文名曩一見於南谷坐上恨不得傾盖而語泰定間君之嗣子良吏於澄川因出先人手澤示余將摹而傳之余然後盡覩君之文記序碑銘高古特甚長吟短韻清雅有餘無一點塵俗氣近世號為文士畧無能過之者彼皆樹聲望而躐清要俯玩一世志得意滿而君獨困躓坎壈布衣終身不霑一命命也夫時也夫命者厄於天也時者窮於人也每觀漢隋唐史所載諸

人遺集無慮數千百家宋尤倍之然傳至今者百無一二非惟一時所作不足以傳後而宋以前無鋟梓手抄默記故為艱得近世鐫刻尤多流傳至廣傳而好之者鮮矣況敬而服之乎叔寔之文可服者也良金美玉定價於當時而文人才士定價於身後叔寔未沒時忌而訾之者亦有之矣嗚呼後世豈無揚子雲哉謄本脫誤數十字余一一是正而歸之子良慎寶之哉

玉田詞源槀序

詞與辭字通用釋文云意内而言外也意生言言生聲聲生律律生調故曲生焉花間以前無雜譜秦周以後無雅聲源遠而派别也西秦玉田張君著詞源上下卷推五音之數演六六之譜按月紀節賦情詠物自稱得聲律之學於守齋楊公南溪徐公淳祐景定間王邸侯館歌舞升平君生處樂郊不知老之將至梨園白髮吳宫蛾眉餘情哀思聽者淚落君亦因是棄家客游無方三十年矣昔柳河東銘姜祕書閔王孫之故態銘馬淑

婦感謳者之新聲言外之意異世誰復知者覽君詞卷撫几三歎

送丁仲謙歸東魯序

山東之地古多君子守經學而矜節行其天性則然自齊魯建國以迄唐宋風俗不變矣不幸六七十年連厄於兵故家遺老典刑文憲日以湮墜然其間豈無特立獨行之士卓然不為流俗所變者巖居野處顧亦莫得而知焉而江左僻在一隅聲問復不與中華相接尤未

易知之也歲在丙子天下大定車書同文軌自南而之燕者道濟汴自北而遊宦者樂江浙繻節往來道路無壅於是周公太公之先烈仲尼孟軻之遺跡名臣賢士之風猷恙得於所見所聞而江南之士見聞日廣余嘗有太史公之志欲周流天下訪古尚友考德問業而困阨未之能也庚辰冬仲謙丁君實來申江君魯人也余一見而知其為隱君子矣已而交之愈深知君愈詳君性剛介遇事輒發不屈撓於物好面折人短不少恕權

貴或名之辭不往或往議論不合拂袖竟去故見者嚴憚之然聞人一善咄咄譽之不離口誨誘後進奬予人物諄諄惟恐不逮間與人談時事先見逆料如龜卜然人服其識所守廉潔非義所在一介不取與人交責以善道急難則以身赴之雖挫厄不悔其為人大畧如此亦可謂特立獨行卓然不為流俗所變者矣以今山東之地而有古君子其人豈非聖賢之流風遺澤尚有可尋者哉余以文翰辱知於君間謂余曰吾老矣無經世

之志又性寡合與物多忤將屏絶人事耕田築室退而老於濟河之上子盍有以贈我余應之曰君修身守道老而彌篤余少年學未知方何以為贈自念今别之後當益潛心增所未能養所未至使異時學業少自表見於世庶不負知己而卒為善士也君其許之乎君笑曰然因筆以誌之

送史葯房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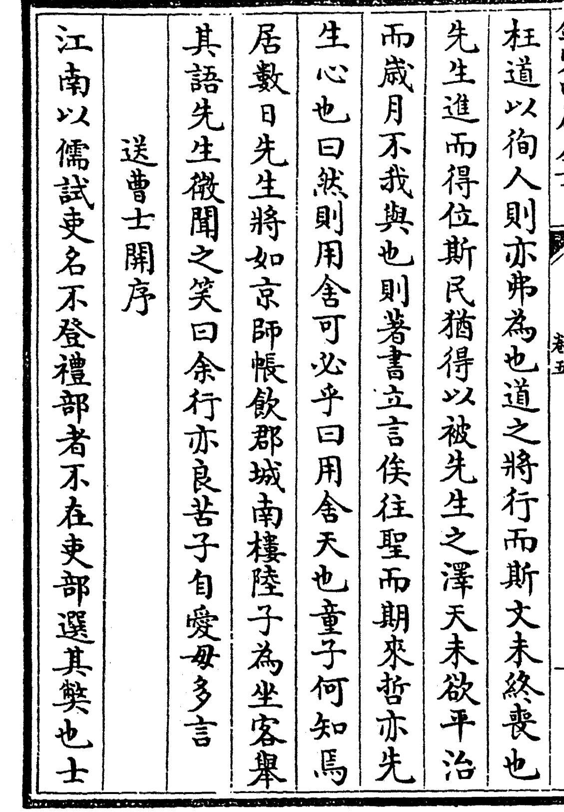
陸子讀孟軻氏書至周霄問仕一章喟然而歎童子隅

坐而問曰夫子何歎曰嗟乎非爾所知也曰出疆載贄禮歟曰禮也曰其禮可得聞歟曰孟氏固言三月無君則皇皇如也仲尼亦曰鳥則擇木木豈能擇鳥乎曰左氏之言是非孔子之言也昔者箕子過故殷墟而麥秀之歌聞者泣下終不臣周老死朝鮮之東武王非可事之主乎烏在其擇木也曰箕子紂之諸父貴戚之卿也宗國顛覆固無臣僕之理矣曰孤竹君之二子豈貴戚之卿歟踰燕而北不識朝歌之市也扣馬而諫采薇而

食武王非可事之主乎胡為乎首陽之巔也曰武王應天而順人二子特立獨行而不顧者也夫特立獨行君子之高致非天下之通義也殷士膚敏祼將于京則天下從之不從者獨二子也曰殷士之歸周京猶夏士之在商庭也士之仕也夏不可則去而之殷殷不可則去而之周周衰政龎土裂則之魯之晉之秦之楚矣仕如此其急也然則烈女不踐二夫之庭非歟曰何可非也士固為知已者死女固為悅已者容也以衆人遇我則

衆人報之以國士遇我則國士報之矣曰豫讓俠士未聞聖賢之大道聖賢之心亦以衆人待其君乎曰遲遲去魯三宿出晝孔孟固未嘗以衆人待其君然而合則留不合則去可則進不可則退未嘗滯一國而淹三年也曰孔孟之皇皇為貧而仕歟抑將以行道也曰固將以行道亦有時乎為貧蓋諫行言聽膏澤下於民君子之心也抱關擊柝乘田委吏豈其所欲哉誠不得已也君子救世之心重而利己之心輕利己雖輕而所以自

任者極重救世雖重而所以去就者甚輕學者宗孔孟是曰中道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曰後世之仕也為貧而已矣亦有如古人之行道者乎曰四海之大九州之廣不可謂無人耳目所接則西州史先生者亦其人也曰先生何如曰先生博學而篤志由義而居仁守先王之道以待後學之興宗孔孟之敎者也曰先生大儒世莫能用其將遁世而無悶者歟曰先生之心以為一命以上皆可以利物故雖褰裳而濡迹猶或屑為之然



枉道以徇人則亦弗為也道之將行而斯文未終喪也先生進而得位斯民猶得以被先生之澤天未欲平治而歲月不我與也則著書立言俟往聖而期來哲亦先生心也曰然則用舍可必乎曰用舍天也童子何知焉居數日先生將如京師帳飲郡城南樓陸子為坐客舉其語先生徵聞之笑曰余行亦良苦子自愛毋多言

送曹士開序

江南以儒試吏名不登禮部者不在吏部選其弊也士

不能執弓矢而國以弱亡天朝神武混一區宇盡矯前
弊以法制從事自中州而之官南土者大率皆資性純
樸材力猛健之士故所至俱以吏能顯而精其能者亦
自謂毛錐子無復用也歲在庚辰濟陰曹君士開佐暨
幕府始至覲其議論州人相與驚曰曹公儒者今儒者
亦為吏耶已而覲其政事則又相與驚曰北方儒者不
徒以其名聞顧有實用如此耶君聞之笑曰儒之道顧
安止此於是益聘名士崇禮學校孜孜焉求所未聞公

退之暇書籍不去手執贄而見者無賢不肖悉延納蓋將食舉箸而廢者日率三四以為常其好賢樂善之心出於天性士亦以此多歸之故聲名籍甚同僚有忌其異己者每加排毁甚則以謗加之君亦不顧居之自如蓋君子進德修業如川之方至淵源深厚蓋非初來時比矣瓜已熟而代者不至君久任諳江鄉風俗益留意民事會開浚漕渠修東征樓船符檄旁午調度繁興跋涉雨雪中竭力盡瘁寢食俱廢民以不擾而事亦集邦

民德君之深而君每自言權任不專恨不能盡致力也丙戌春東征事解始獲釋印其秋北歸祖帳於江城之隅士若民泣別者以千數擁馬首幾不能行或曰異日綰州紱乘使者車公其復來乎或曰公不來矣蘭臺鷟坡横飛直上豈再落南乎郡士陸其從旁解之曰留暨陽惠止一州在朝廷惠及天下一州不若天下之廣也則皆應曰諾君遂策馬徑去是日也歌詩以餞者甚衆衆屬某為之序故書

送何澤仁序

一潭何先生咸淳間橫經申浦余時尚幼習舉子業先生一見器重為忘年友朝夕相過從浩歌飲酒抵掌談古今事意人間世此樂常有也乙亥春潰師江上覓卒滿城守棄印綬去先生獨留州人奉以為主肩輿巡城叱亂卒歸營伍塹闕自守閱月警報益急一夕余與先生對榻而卧偪仄無寐余曰時事奈何先生歎曰吾妻子附海舶歸守先人墳墓知得達否吾留有死爾會盜

起西境上斬關而入先生衣冠坐講堂上左右侍衛皆散盜不敢犯請與俱出遂東如海陵後有自淮南來者曰先生卒矣嗚呼天不予善人以至是也心事之落落能白於後世否耶自先生沒余更憂患家事益廢與世益弗諧索居十二年矣今年春永嘉二士扣門謁入視之其一則澤仁何君也余曰是非一潭先生子耶曰然因記從遊時澤仁纔十許歲隅坐撰杖屨眉目如畫曾幾何時而今之志氣聳壑而昂霄矣追思曩時殆涉夢

境君顧不能以盡記憶也余方悲慨之餘繼喜善人之有後盖不可謂天道之無知而猶兾其卒有成也則從而扣之曰君今何學今來何為君曰自昔之歸家國俱破北望泣血何嗟及矣踽踽獨行之身尚賴宗親之老與鄉之二三父友克相以有立也黛井之西先人之敝廬在飲水讀書其上將終身焉又思男子之學壯而行之於是有四方之志吾先子死事朝廷嘗録其勞不肖孤大懼弗任願有請焉不識以為何如余謂四方之志

非獨吾子有之余壯年亦竊以自負也心與事以交馳志與命而相違視天下事無不可為而終不能以有為故不欲為之矣吾子之欲為之也齒方新而氣方鋭人力無不至焉天其卒有以相之亦未可知也然吾嘗聞之士起徒步致富貴過家上塚衣錦畫行者李子買臣之為也下澤之車款段之馬浮沈鄉里優游卒歲者少游林宗之為也昔人各行所志尚論者互有取焉永嘉多名流雁蕩白鶴意其有隱君子者子歸試以余之言

復之其必有所擇也

送史德甫序

史自文惠起書生躋位保傅家傳鼎鼐門列棨戟漢之金張唐之蕭崔也二百餘年下逮德甫五世矣乃始被服儒者從諸生游調官暨陽學舍德人之容吉人之辭望而知其為佳公子也其文雅而不浮其行端而不倚退而服其為賢師儒也余於德甫有世舊交與余深間謂余曰李文饒薄進士而重先澤於義何居余曰文饒

姑未暇論先文惠非進士乎文惠教授永嘉遷太學正異時勳業家乘詳矣君忘諸乎嗟夫書生未易少也六經經世之具庠序教化之源學官卑之無甚高位然抱關擊柝之上也德甫曰不然抱關擊柝為貧而仕爾官於學者大將以行其道而今莫之行也次將以行其志而又莫之行也吾有先人之敝廬一區有負郭之田二頃則不為是行矣余曰是顏子之意也彼顏子也居於陋巷足不至米廩東序之間然一日為邦則秉殷之輅

服周之冕魯諸生必不辨此君其勉之德甫曰子言濶遠於事情姑相與論學事爾何至是余曰士不希顏奚學而可德甫默然居無何卒解官去祖道城南相與握手舉疇昔語感慨久之遂書以為贈

送甘公亮序

歲在甲午僕始得廢地數畒於城東隅與老農圃鎡基蓑笠從事一日飯已憩息簷下鄉之耆士帥羣子弟造廬而請曰郡博士甘君公亮老於文學講授有師法性

方介聞人善譽不容口嫉惡如仇讐朝夕飯脫粟肉不兼味始至米廩吿匱擇慎金穀者司之出納弗與聞已俸外一毫勿取復捐半以繕學以故士競勸殿閣門廡丹堊一新人皆稱其廉能同列有欲云云輒持不可皆大怒久而見其無私卒亦心服居二年代者已至人曰銓法以考計資君未及格柰何君曰克讓美事也不知其它顧小吏趣持印去多士太息固請留不可則相與投牒有司請畱君有議欲閉簷空舍中者衆謂博士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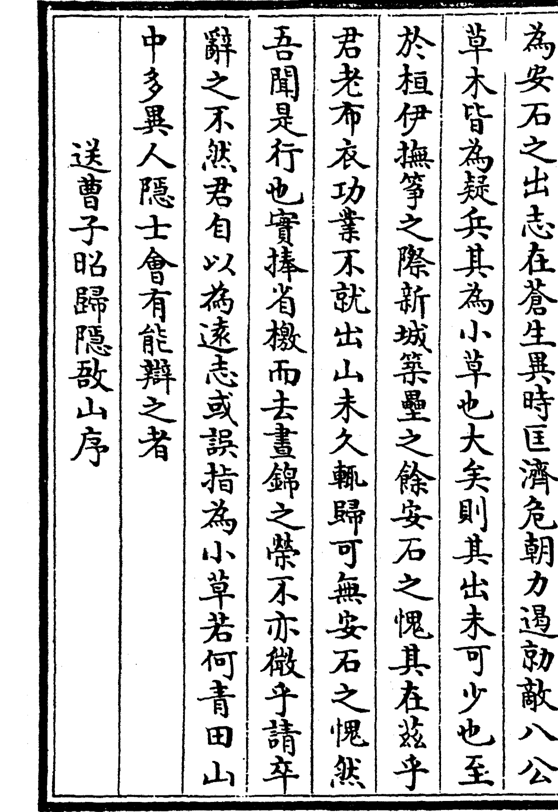
知子今博士垂去子計將安出僕笑曰諸君奈何不聽公亮去乎吾聞公亮寓潯陽時終日徜徉匡廬泉石之下嵇取柴桑翁詩和之昔翁以乙巳歲仲秋守彭澤令冬十一月間督郵至即斂裳宵逝在官適八十餘日固不復為資格計也淵明本不計資格資格何足以得淵明哉嗟夫後世攷課之法非古之法也後世學校之制非古之制也君子之仕也大將以行其道而莫之行也次將以行其志而亦莫之行也則亦已矣公亮負三宜

去諸君奈何不聽之乎出處無心久速無期見可而仕不可則止一宜去太夫人老矣事君之日長事親之日短二宜去况柴桑以高風規我廬山以泉石要我三宜去僕年四十始學灌園不復聞當世事為我致意公亮何不尋君遂初賦耶衆聞僕言憮然曰是不達時宜不足與計者去之居無何公亮卒受代去僕追而餞之南墉之涂上授以前說公亮嘆曰是吾心也聞命晚矣公亮名枼其先廣漢人僕江陰陸枼也

送洪中行序

余讀宋史至洪忠宣公奉使女真始末未嘗不爲之廢書而泣曰嗟乎孔子稱使於四方不辱君命忠宣有焉假令尚在願爲之執鞭而不辭者也乙酉之春始識公之裔孫中行父於錢塘清規雅量抜出流俗余敬慕之後又七年訪君湖上扣門沿花徑登小樓繙詩冊罷相與道忠宣舊事慨然久之君曰吾老矣功業不建懼無以承先志柰何余曰君以樹功立業爲先志耶先世忠

貫日月志存社稷然早歲崎嶇於窮荒之北晚年流落
於炎瘴之南吾知其有所不堪也世家子弟經明行修
厚自謹飭無愧古人足矣功業成否所不問也君默然
久之以書來言曰吾世居歙徙樂平之洪巖忠宣一枝
在青田山中則吾之所自出也移家來杭頗更人事性
疎懶寡合自計難與久處姑返吾屠羊之肆子宜一言
贈我余記桓温嘗問客曰小草一名遠志何也客曰在
山為遠志出山為小草安石在座有愧色每評此事以



為安石之出志在蒼生異時匡濟危朝力遏勍敵八公草木皆為疑兵其為小草也大矣則其出未可少也至於桓伊撫箏之際新城築壘之餘安石之愧其在茲乎君老布衣功業不就出山未久輒歸可無安石之愧然吾聞是行也實捧省檄而去晝錦之榮不亦微乎請卒辭之不然君自以為遠志或誤指為小草若何青田山中多異人隱士會有能辯之者

送曹子昭歸隱敔山序

余友曹子昭幼有雋材通經史能文章尤工歌詩曹暨大族祖若父以文行鳴於鄉家饒財子昭散施都盡少豪氣鋭謂功名可拾取屢舉輒不中久益困不得志挾所有走江湖抵錢塘愛其山川留居之乙亥歲江南大亂自錢塘復歸於暨奉其母依於族之廬家徒四壁立上雨旁風人不堪其憂子昭讀書著文不輟故學日進聲譽日高而貧亦日甚然性剛不以貧故屈摺又好議論人短長故忌者日衆時天下方尚武功庠序廢壞吏

不由科第進子昭獨俯首於文字間藝與時左遂鬱鬱不得志一日慨然謂余曰吾窮而不達與人動輒得咎命也夫吾老矣不能與新貴人競敬山之麓誅茅三間將歸守先人墳墓願聞一言以自寵予持酒與殽餞於道左祖其行而告之曰百花百草之英逢春芳秀已而秋霜拂之顏色剝落物之所遭時也吾道在世間屈伸消長亦有時馬士之出處視時為之去就昔漢州什邡縣吏民惡猾難制特不喜秀才每儒服謁縣門者吏輒

坐門下罵辱之盖宋初時沿五代亂離儒風不競如此至天聖嘉祐間宇内太平荒州僻邑誦聲洋耳凡曩時平江南平蜀名將家子弟皆衣白衣從鄉進士舉於有司夫彼此各一時也其姍侮崇尚之意不同時有顯晦道有汙隆君子行法以俟命而已矣故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失志而不憂遯世而無悶巖穴之側溪澗之濱采美釣鮮苦調清吟使百世之下與盤谷少室齊高持此以較人間世之毀譽得失也不猶鴻鵠之於鷦鷯哉

子昭行矣勉之山居暇日當和淵明歸去來辭以見寄子昭曰諾遂書以為别

送福安梁學正序

史漢載甌閩之地谿谷水石深險不測篁竹叢生無城郭邑里以為不毛之地不牧之民自漢迄唐始大通於上國然其人安於山泉禽魚之樂不去其鄉不為北宫間有習文章吏事者止為本州州佐縣令而已閩士出閩自歐陽詹始詹與昌黎韓愈隴西李觀清河崔羣等

游聲名籍甚僉稱其事父母孝與朋友信唐世閩士一人而已自唐迄宋南方之學大興家通詩書鄉習俎豆儒宗項背相望公卿胥此焉出如詹者葢不數也福安梁君以丙子丁丑之亂去其鄉僑居暨水之陽聚徒講授一日泣謂余曰具不天夙喪其親宗族又殲於兵二十餘年墓櫝猶未樹也每對門人誦蓼莪之詩為之廢卷欷歔今秋調官平陽學舍竊升斗之禄以餬余口而吾親不及養矣言訖則又泣曰南雁蕩之南吾廬在其

下令之歸掃除先人墳墓凡宗族未舉之喪竭力襄事讀書教子終吾天年而已干禄非吾事也況鄰邑桑梓之邦非吾父兄即交友也安敢為人師乎余應之曰為人師者亦教之孝弟而已庠序所以明人倫也昔歐陽詹不能卒父母之養於違去京師之後昌黎哀之今君能舉父母宗族之喪於亂離飄泊之餘後世復有昌黎則必許之矣雖然人子之孝殆不止是立身而誠委質而忠撫衆而慈皆孝之推也師必師孔孟學顔閔如詹

者真不數也君筮仕之始行矣勉之勿曰是處士之大言老生之常談大言者人所難言常談者俗所不談也

送盧彥遠總管序

廉者皐謨九德之七管子四維之三於四端屬義非止一介不取也廉有棱隅有分辨此君子之大節故漢世舉孝廉居家以孝守官以廉可以轉移風俗顧當相與言利之時不奪不厭於此有人焉飲氷齧蘖玉雪自持非瑞世之麟鳳耶盧侯彥遠之尹暨陽也寛而不弛辨

而不擾敬士如賓視民如子人皆愛之而不忍欺終三年私謁不至鈴下嘗曰吾以不貪為寶或笑侯不能以脂膏自潤侯處之泊如也代且至倒囊無歸貲餘一馬鬻之僦民居步出入間從士大夫游觴咏陶然不自知五馬之貴也侯大參之子翰林之弟無一點紈袴習被服受用如寒素太夫人年高左右侍養無違菽水盡其歡心侯内行醇備金玉人也尤以廉著居家逾年起擢州路總管府尹行有日士民咸惜其去辭曰餽贐侯一

不受余貧者姑贈之以言維柯山郡趙清獻公之故里侯下車必首謁祠下一琴一鶴千載高風侯視之可無愧焉如嘉祐熙寧立朝之節成都會稽臨民之政侯勉之

送李良輔同知北上序

天下郡國之吏可知已便文營私侮法以為奸懐利以自殖是人也盖十之九矣拘職而弗敢以不勤畏義而弗敢以不廉懼法而弗敢以不謹是人也盖十之二三

矣若夫正大而不私循良而有守寛惠而能斷是人也千百之一耳高唐李侯是千百之一也侯世業儒自山東兵難衣冠轉徙士族子弟失其故業流為吏商降為農吏者多矣獨侯昆弟偕以學行鳴於鄉歷揚中外二十餘年其為政以詩書為本以利民為心累更繁劇才幹優裕簿書出納毫髮不欺聽斷審允明察如鏡元貞中通守延陵威惠旁行適憲官廉問所部同僚皆以罪去獨侯以清白稱秩滿同知暨州暨與常鄰熟侯之政

聞其來而悦之延陵之民爭送出境涕泣而去猶歲時
問遺至今不絶其得民心如此昔杜祁公自乾陵移守
鳳翔二邦之民爭於境上一曰此我公也汝奪之一曰
令我公也汝何有焉歐陽永叔修書其事以為美談以
侯觀之誰謂今人不如古也侯在二州治狀不可殫舉
而二事尤著朝議括民隱田使者迎合增無名之賦十
餘萬常民苦之侯執不肯署使者臨之以威卒不為動
民相率訴於上援侯為證卒蠲其大半侯由是大忤權

要暨陽東南古河導湖入江歲久湮塞高原不利侯建
策浚治議者憚役謗沮百端同列疑之侯自請督役往
來雨雪中與畚鍤者雜居民力不罷水勢大泄溉田十
餘萬頃會是歲境内大旱禾得不槁人始服侯之識而
深德之是二事尤著者也蓋侯之為人喜禮接士大夫
常寬假之而所至多與僚寀不合喜為百姓興利除害
以身率先而豪猾奸民一毫不貸是所謂正大而不私
循良而有守寬惠而能斷者非耶侯為當路所知他郡

有疑事輙委審覈在暨三年席不暇煖代者至州人遮道不聽其去侯亦愛其土俗簡静山水明遠遂築室而留居焉丙午春將如京師歌詩餞者盈軸余謂不足以盡侯之美故叙其梗槩於篇端俾來者有考焉

送黄節山序

永福黄君久客余鄉余屏居學道未之識也一日訪余而言曰吾世業儒宋乾道中曽大父魁天下子孫文行相續遂為龍嶼名家不幸陵谷遷夷世禄之胄降為編

戸官吏特不喜儒差徭必首及之以故吾家無中人百
金之産而里中之役一二歳必閒及焉橐者吾父因役
毁家吾幼而早有事焉長而又有事焉筋力疲於將迎
精神獘於期會泰山之虎搏噬不盡則不止吾不獲已
棄家北出與吾母訣泣曰兒以先澤殞墜大恐顧今仕
者類徒手獲兒才不後人老棄荒陬自苦無益丐兒身
以往遭時休明人思自奮宜得所欲旋以報母束書晨
行北首燕路鉅公貴人咸愕異之居半載選部以不及

格報聞卒困而歸歸慚於鄉人遂館於澄江里中今四年矣吾日懷親知親之亦吾懷也吾其歸哉何以贈我余聞其言而嘆曰嗚呼好尚時也遇合命也子何感焉且士豈必於仕哉詩史以娛志耕釣以娛老水菽以娛親庶人之職也庶人名之役則往役名之見則不往見義也今鄉之出也是不往役也都之入也是往見也義何居焉而況子有母哉議者謂温嶠絶裾與王尊叱馭事不同西上𨚫徠王已仕漢也北出晉陽温猶未仕晉

也勸進之使豈無他人雖身都將相戮力江左終天之
痛猶莫贖也子太夫人年高且喜且懼歸哉歸哉它年
瑞石再移龍爪復花出未晚也當子之時由子之道明
善以誠身致命以遂志如斯而已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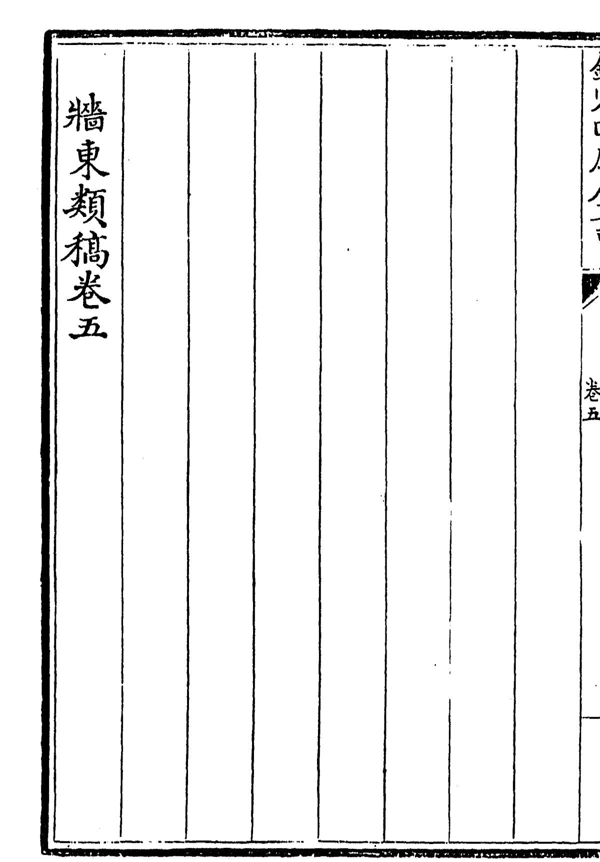
送朱南伯序

里中朱君南伯少余數歲姿性頴拔進不可禦經子百
氏書無不讀下筆無停思一紙數千言老宿斂衽不敢
當去年秋策馬東游燕齊諸公貴人欽其才剡諸朝得

海陵郡文學於其行也客餞諸郊祖而祝之余亦在焉客謂余曰偉哉朱君是行也子何以贈之余曰吾將告之以講學昔張安國妙年射策第一聲满江左入司帝制出典方岳張公欽夫送之以序不過勉其講學而已朱君材名雖不减安國然薦書之除非如射策之榮也文學之職非如方岳之重也余於欽夫無能為役朋友琢磨之誼顧豈以此為嫌哉夫氣質之美有限而問學之功大名利之樂至淺而理義之味深語孟童而習之

微辭奥旨關洛不能備也五經聖人之成言闕文疑義朱子不能釋也史氏往古之明鑑廢興沿革永嘉不盡詳也講學講此而已游藝博文學之細也修已成物學之終也昔為子弟今為人師矣昔敎於鄉今敎於國矣此攷德問業時也此多畜前往時也若夫終身布衣不沾一命命也再命三命亦命也何足為朱君道哉海陵郡江淮雄勝景德寺之東富公讀書堂在焉今之捍海隄則范公監西溪鹽倉時所築也往事近三百年矣朱

君倘有志乎客曰朱君好古敏求之君子也子言云云請書以問之



牆東類稾卷五

牆東類稿卷六

元 陸文圭 撰

序

送宋春卿序

癸卯冬十一月春卿宋君自曁陽幕遷江浙行省掾州人咸惜其去先是君未至長官以喜怒臆決賞罰吏翼之以威州民重足而立君至之日風采立變事無巨細疏決如神兩造在前君一覽輒曰甲某直乙某當罪吏

請託不及行賂貽相顧走白諸長長或不聽吏叩頭曰其官清直不敢違長又不聽君出幕廷爭曰事如是如是不如是不得行長愧謝乃已同僚或懟曰州事一由幕府耶君亦謝曰此公事也論曲直而已非較勝負也由是上下服其誠信州人有嘯謔之歌晡退即閉戶謁不得入豪右節朔以餽至門守者曰無汚吾門不速去且獲罪自後人跡絕不至人或疑其簡傲然喜與士大夫游舉觴花竹間談笑賦詠陶然終日與臨政時如二

人馬辛丑孟秋一日余與春卿會飲軍將家日正午北風大壯江水怒溢入府寺漂廬居君策馬衝雨徑去家中人散莫知處一不顧急詣府閉關徙囚按處其民明日大發倉廩官吏爭持不可請俟朝命君怒曰老弱棲岦上餓立死柰何不以一身救數千人命擅發之罪我獨蒙之不以累諸公當是時君自視如汲長孺閱數日廉訪趙公至嘉君倉卒處事有法力薦之君名益振至是秩滿代還老稚太息泣下雜然呼曰宋君舍我去柰

何余曉譬之曰一掾吏敘遷細事耳然所係重盡聽其去衆曰何也余曰今郡縣官教敕無素簠簋不飭罷不勝任甚衆間有一稱職者指目為異反羣詬而非之不少旌擢至滿歲碌碌代去是亡以風列城也使今之佐天子出令者自掾吏而上舉爾所知省部而下各擇其人豈不足以致昇平使春卿既遷之後不變其初異日立殿陛爭是非如在州時豈不足為賢大夫明者能舉人賢者不負所舉非相為賜也兩盡其道爾余老矣無

補斯世然憂民之心與敬賢之意一飯未能忘也因是喜而書之

送馬伯亨序

儒與吏不相入久矣漢起豐沛蕭何以刀筆取功叔孫以衣製求媚帝之厭儒自是始矣解冠已甚何至於溺之乎賈生有言使天下回心向道非俗吏所能為也生謂俗吏不知大體而大臣短之謂生新學欲專擅權夫定經制興禮樂豈新學之所能當時大臣留心簿書期

會之間以為大故此正賈生所謂俗吏其不喜生也宜哉然生譏俗吏是已生於儒者之體亦未得其全也生精敏有餘而純正不及才比仲舒有餘而學比仲舒不及漢儒以仲舒為首兩相王國正身率下動以禮法治行卓然有儒者之效當時張湯趙禹顔以深文巧詆為公卿而仲舒卒老於家豈勝歎哉魏晉以後選法不定隋唐以來科目大興而循吏之效不及兩漢則有由矣

國朝深鑒前代之獘斥去浮華廢科場不用一切以格

例從事官吏日月資品累次而升上有定制下無覬心此所以為善也及其既久用事者不通於學學者不適於用夫學者不適於用是六經載籍皆事外之空言也用事者不知學是三綱五常皆法外之贅物也亦惟學不適用用之輒敗是以用事者不悅學謂學果無用也俗儒不知時變彼固以此藉口殊不知俗儒之無用令可棄也俗吏之不堪用令不可缺也以可棄之儒而視不可缺之吏儒固不勝吏也薛宣有言吏道以法令為

師可問而知能與不能何可學也當時以宣言為然夫宣有子不能教乃謂吏不當學何其繆也衆以為然者真時俗之見耳善乎王通氏之論曰吏而登仕非古也古者士登乎仕吏執乎役蓋吏而能學可謂之士已吏而不學執役之材耳鄞中馬君伯亨儒世其家妙齡志學經子之正史傳之博百家之雜靡不該貫古今之成敗人事之得失制度之沿革靡不考核高談娓娓逼人持論畧不少恕好揚人之善而不隱人之惡以故譽之

者不少而忌之者亦衆教授江南書院不數年入吏部選年未及格退補為吏待次六部君忻然曰吾儒者也吏餘事耳歸别其親束書北上人皆羡之余獨曰儒與吏不相入久矣孤寒競進媚之階也黨親磐踞爭之府也其慎之哉清心可以省務檢身可以範俗非俊傑不足以識時非器識不足以致遠嗚呼其慎之哉

送蕭仲堅序

隋唐選士之弊至宋尤甚數尺之紙謂足以盡己之長

三日之場謂足以考人之素文未必工也况實學乎學
未必充也况實行乎行未必顧也况實用乎識治體者
深病其故無術以救之雖文公私議不過改經義之式
均州解之額而已鄉舉里選之制疑不可以復行也夫
斯文闗陰陽之運而易代有好尚之殊國朝刋削浮華
敦崇簡樸廢科舉不用三十年來一洗時文之陋場屋
遺才老死巖壑後生新學無榮進之誘專志詩書頗知
古人為已之業當是之時立禮興化敬敎勸學可以一

變至道柰之何武夫豪卒詆訶於其前庸胥俗吏姍侮於其後以故士之自珍者遠引而深遁而嗜進無恥者屢卻而復上主事者患其然於是創為茂才異等之法不拘常制所以求卓犖之器别庸常之品也大德乙巳暨陽以蕭君仲堅應詔君汴之考城人世家望族徙家南來客婺處間多從儒先長者考德問業講學明理篤志力行夙夜不怠奉母以孝事兄以弟訓子弟以嚴閨門之内肅雍如也君性寡言稠人廣會斂襟危坐恂恂

如不能及其商論古今剖析是非逆決利鈍如指諸掌蓋有沈潛精密之功而無粗厲跌宕之習是可以當此選矣夫重已者不至於求人而用人者好人之求已以好求已之心而待不求人之士士所以不至也賈生之英董生之雅上不得於君次不得於相而絳灌以軍功顯田竇以戚屬貴杜張以刀筆進猶謂漢有人乎君負賈董之稱而膺茂異之選遇合未可知也余獨有感於歷代選舉用人之法與夫立法之弊詳為君言之掌銓

衡者或有取焉則所以待君者當何如哉

送焦君實杭州學正序

杭故都也三學盛時江淮湖浙閩蜀之珍萃焉橋門冠帶動以萬計名未登三學者待次於杭謂之天府之學升進之階視列郡為優校官選第一流非進士前列不預考未終旋入館閣故當時之士貴以肆其得也身持風裁口吐清議上攻帝躬次及宰輔儒有益於人之國其失也雷同比周廉恥道鈌章句流為小技行誼不以

相先儒無益於人國也嗚呼法之獘六七百年矣而獘莫甚於六七十年之近學之士葢千萬人矣姓名百無一二傳焉文章亦百無一二存焉其故何哉有志之士未嘗不慨然太息於斯也氣運衰竭崇極而圮三學之地廢為官署鞠為園蔬過而問者莫知其處獨杭為江浙都會之府學得無恙亦不復如曩時盛矣游士散歸土著居民習為吏商廊舍悄然不聞絃誦華髮台背之老或三五人持鉢傳餐使柳子厚見之必不能仰視其

徒而三十年來校官之選稱職者寡則亦無怪其徒矣嗚呼任是責者誰歟吏性不喜儒陽尊而陰嫉之銓選之初不復區别其能否例加摧抑幸其廢職敗事則羣誹而笑之夫士修之於身不以窮達易操行之於家不以古今廢禮措之於國不以用舍徇人若夫躁焉而與時競也汩焉而取俗諂也貿貿焉而莫知世之軌已也則吏之羣誹而笑之不亦宜乎里人焦君實吉士也好學而甚文入部選十年復出杭為學正於其行也為叙

近世學校感衰之故而及夫正已治人之方抑野人之言非後進之君子所樂聞也嗚呼是焉足以光子之行乎

送𢹂州尹序

冠氏𢹂侯仲山於大德丙午自杭來守暨夏大水居民縛筏以居米直騰起侯下車吏抱牘以次歷階而上侯卻去不省曰噫吾受命馳暑塗五百四十里解倒懸急緩之即斃今為從容理簿書時耶豪右幸歲災封廪自

殖細民晨入市攜什器易斗粟日晏徒手返婦子相攜泣𢿱不忍坐而視其議出粟勸分等貲之高下勿強違者以法繩之令始下豪右大貸各罄所有有無相通饑者得哺糴寖平侯始視州事精明而簡靜嚴而不殘清而能通私謁及門距不得入成牘來上剖斷如流獄無淹囚庭無留訟綱紀粗立明年丁未旱潦相仍歲大祲穀比不登價復增倍侯曰令之必行先自上始首捐圭租糜粥以飼饑者同列效之州人不勸而化得粟若干

令饑民無出鄉鄉為設局公劵以給之猶不贍則力請於行朝官為賑貸久之不報州有財賦糧額隸正官禁鑰嚴甚侯輒發之吏叩頭曰不俟旨易官粟比擅興罪奈何同列瞪目相視不下筆侯曰吾獨署字它日代償不以累若等且吾以拯飢獲戾甘受如飴吾為汲長孺矣既而劄下詰專發狀侯辨析數四卒無以加是歲饑而不害明年春招懷流傭墾剔萊蕪貸以種糧寛其徭役秋大熟田社晏然州遂無事乃興起學官考覈隱田

先是掌計者去其籍士廩告匱侯分遣吏屬口授規畫
履畝而實之租額幾及升平時悉其害已者詳然議之
主者利其利陰欲敗其事侯不聽持益堅籍既成藏之
有司副在學宫歲入大充公膳豐渥視禮殿卑陋奠跪
無所創增前楹高深廣長準昔有加度書籍三千卷篚
禮器五百斤前所無也教養備具多士屬心相率援借
冠故事請部使者以聞會秩滿侯亦倦而歸矣侯通經
術工文章明治體習文法幹畧優裕真公輔之器而小

試於一州州負侯侯不負州也余以壓泯滐辱侯知余亦深知侯也歸有日士歌詩以餞之余叙其梗概焉古之為序者叙其所以然弗著美也著之所以勸後也侯之美多矣大者恤民養士餘弗著畧之也畧之侯志也吁龔黄之美班史叙之侯似不及也今州縣之牧民者不及侯多矣此序所以有感而作也

送陶中山序

余舊讀韓文攷異王伯大音釋至毛頴傳蒙恬伐楚次

中山注云中山在秦東北非伐楚所當次此固寓言然亦不為無失是固指中山為古鮮虞之墟矣及攷地志則金陵之溧水有中山羣兔所出造筆者資焉非定之中山也況頃襄以來徙壽春城吳虛之楚非復子囊城郢之楚則獵中山以懼楚雖寓言要自有據韓公博洽未易訾而注書者亦難矣辛酉歲莫余病起扶杖倚門有客來過手擕行卷則中山陶君鄧憲善之門人也余驚問曰君冀方唐堯之裔而徙居定武者乎曰非也世

居大梁而宦遊於昇往來溧水間以此山自號云爾然則韓子之文因君之號而益彰程子所謂不可漫讀者此亦一驗歟余因歎古中山雄跨趙地北撫燕西魏唐以來世襲為強藩近世殘獘荒凉霸氣銷歇韓昭文蘇內翰之流風遺烈無可攷而況於建業下州之培塿者乎則其湮沒草莽人不復知有此山者固其宜耳陶君齒壯學鋭異時當以功業自見與山東西將相齊驅中山自此知名矣

送張莿存序

人倫有五朋友居一其道大矣曾子稱昔者吾友以能問不能以多問寡世指以為顔淵然顔子二十九而卒卒時曾子纔十三歲始在舞雩童子數中已能追聖門第一流相與攷德問業於陋巷之中既沒而猶思之其篤於友誼如此士窮居百世之下尚友古人百世之上攷其問學自修之懿驗其切磋琢磨之實豈無聞風而興起者乎吾友張子仲實與余交十餘年矣歲在甲申

余適錢塘君年甚少新有詩名風致清遠器宇高朗翩翩佳公子也於是始傾蓋定交暇日命奚奴負詩囊並轡游南北兩山窮泉源坐石上聯句掘野笋而煮之日晏忘歸時事一不掛口余時隨計上省君敦諫甚苦又作詩諷切之余感其言拂袖徑歸杜門不復出後數年客自杭來者謂仲實經明行修諸生迎入學師事之省臺貴人籍籍道仲實名字余私念君人品甚高志不輕就殆家貧親老將為祿仕計耳又數年余再適錢塘一

見相與道舊感慨久之君學識超詣世故精練余遂不敢直以詩人命之間為余言自子别去得良友一人曰鄧子善之善之性温亮朝夕相勗以理義之學有過必規吾愛而敬之子豈願見之乎余舊遊南北山時已識善之歲月于邁余髮盡白落落與世寡合如駑馬下垂放置於隴牧之間無復驅馳千里之志聞二子之高誼深知會友講學之益未嘗不自悔於離羣索居之久而不得日從之游以求聞其所未聞者也久之余還故山

仲實調官暨陽學舍乃得日從之游相得歡甚君又能落其驕榮養之以冲和斂其英華趨之於平實屏詩文久不復為專覃思於六經由是其學大進余益畏之而衰惰之餘亦復賴以自警仲實以其親之在杭也歲一省焉居二年受代去謂余曰吾以斗禄養親而吾親不樂遠游是以不獲長在膝下吾罪大矣將告歸而不得吾子一言非古人相贈出處之義顧余不敏何以贈君惟忠孝古人大節而君春秋方壯事君之日長事親之

日短矣孟子曰事親若曾子者可也曾子猶為僅可者吾日三省能為曾子否乎唯子勉之小人有母願與子交勉之子謂善之良友也歸而告之必以吾言為然或謂仲實故王孫宜踐修厥猷志在勲業良亦至論然處士無是言也仲實西秦人少余八歲云

送曹士宏序

荆揚二州山水清遠其土廣博其氣温厚其俗輕揚昔舜禹廵守所至然貢賦之外人才不見書傳孜之左氏

鬭穀於菟爲艾獵沈諸梁皆楚人公子季札吳人周以前則無聞也三國而人才始盛周公瑾陸伯言其尤者乎晉唐宋而大盛謝安石陸敬輿范希文其尤者乎秦漢則無聞也近世以科目取士以資格任官宋過江百五六十年不能破規矩用一士士亦無一人能自出於規矩浮誕補綴之詞章清高虛曠之議論怠玩姑且之政事百五六十年而後亡者獨非幸耶嗟乎如吾與士宏者亦曩時場屋中二士也追逐時尚攙說得失少年

之悔多矣吾老且疎度不堪用屏伏閭里為村學究日
與童孺相周旋而士宏所知皆當代貴人所至從名勝
游聲望熖然顧俯首為廵徼吏不屑意今之所謂品官
者士宏不得而升也視學究所得無相遠矣嗟乎士豈
以窮達貴賤而動其心哉顧吾之才可以用世與可以
用於世者何如耳今夫山東長於刀筆冀北習於鞍馬
而荆揚之人亡國之俘也固不敢與之度長較短以並
駕於當世柰之何廉恥寡鮮者嗜進而無厭材術空疎

者捘試而輒敗嗚呼此固士宏之所以逡巡退卻緩轡徐驅於駿奔之後者乎古之君子窮不羨達之所有達不變窮之所守仰愧於天俯怍於人雖宰天下有不為也內省不疚則一巡徼吏可以抱膝而長吟嗟乎此豈易與俗人言哉士宏辯博雋偉有志當世不知江之東西浙之左右亦有與君上下其論者乎子文以下諸賢之功業亦嘗攷論其故乎往者不復見來者未可期志士仁人沒齒有餘憾矣士宏北上見當代貴人倂以是

告之其不可告者愼勿告也

送丁師善序

至治壬戌夏浙西旱秋大水災沴相仍稼不登者十九行省選官按視所部而丁君師善實來暨州州北阻江東高而南下以故旱潦皆及里胥旁緣或不以實聞丁君疑之謂人曰貧民誠可憫奸民不可縱也牆東老叟聞而告之曰牧民者職在於民不損猶應言損故當以寬爲本不奉法者義不容私民之情僞盡欲知之故當

以嚴為本然仁意流行於容詧之中大綱振舉於節目之內嚴之中又未嘗不以寬也今惡檢田之不實而歸其責於州縣州縣則歸罪於里胥里胥未免取償於細民細民抑納而無所訴而里胥之所獲則自若也昔人有言檢放之弊在於後時而失實後時所以失實也州縣近民者也穡之未斂驅車而出履畝而視之盡在吾目中矣時固未為後也穫既空矣種既易矣後來者無所考矣田固不能言也田不能言而里胥代之言里胥

之言則為民也其意則為已也而亦不盡然也懐刑而畏法者間亦有之然則如之何大學曰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此謂知本本者何明明德是已丁君學問淵源以經術飾吏事廉平而明恕不可干以私本既立矣尚奚以余言為哉

送陳無逸赴攸州博士序

攸故長沙邑賈太傅褚都督之文風治績意其猶有存者近始陞州陳君無逸為之博士陳龍泉世家僑寓雩

上距長沙里數千將行道過友人陸叟之廬君慨然曰家貧不仕非古之道也仕而為貧非士之志也是行也吾得已乎哉叟應之曰往來屑屑不憚煩者王良所以見棄於其友也然良司直也太守也無忠言竒謀而取大位友所以棄之也今君博士也其位卑也又初筮仕未屑屑然也吾未敢以棄吾友也吾聞之朋友之義出與處皆有贈焉昔賈太傅之適長沙也前弔原而哀死後賦鵩以輕生悲憤其本懷曠達其寓言也移梁之日

卒鬱鬱而死褚都督之徙長沙也再遷而桂三遷而愛

以螻蟻之命乞憐於昏庸之主還陛下笏何其勇也上

表陳情一何憊也古之君子窮理精至養氣完厚用舍

無預於己禍福各安所遇憂世之情樂天之意並行而

不相悖今二子之仕也知進而不知退知得與存不知

喪與亡或激而憤或懼而哀然則生平詞藻之勁贍翰

墨之精英蔚然於當時者皆無本之木無源之水也嗚

呼惜哉雖然有才如賈有節如褚用之不盡老歲月於

湘潭之境賈尚北還褚竟南遷豈不悲哉杜少陵最善評亦有高名前後回首傷神之句重可悲也顧君子成人之美春秋責賢之備二論自不偏廢況尚論古人而較其短長亦格物致知之一事處人所以處己不可恕也今陳君之行也涉洞庭下湘水登衡嶽之峰覽古興懷豈無有感於中者南中多士豈無與君上下其論者先正清規勁節照映一代君之才之學克紹其美臺閣器也州博士何為者故以漢唐二子之功業望之望其

出於二子之右也則吾之所以贈君者豈不厚哉君笑

曰王良之友未能以是言也握手别去

送陳元復序

永嘉葉正則與周南仲孟良夫兄弟上下追逐巷廬擁

被通曉詰難南仲論辨縱横衣袖騰舉兩眼盡赤正則

疑之後遂默默然亦心服其文上折旁峻不雜今人之

體也莆田劉潛夫與鄭子益曽景建黄天谷語謂鄭專

倿佛黄涉獵道家書不能精惟景建浩博扣之不窮潛

夫畏之二人者不足以涉其藩也前修往哲文獻相仍
求益友之良規繹講師之緒論窮日累夕此樂何可數
得文運衰歇雅道彫喪流風百年不絕如縷余僻處牆
東鄉中子弟南北勝士時辱與之游雖其淺深高下不
能一槩而未見有鬚之絕倫者陳君元復自山中來長
身玉立眉宇昂霄與人商論不能下氣一言制勝聞者
撫掌所謂絕倫者非耶余樸學無師坐守章句如蠅鑽
窻不出故紙而君旁搜百氏橫貫九流悟性超入直詣

津梁此學勝也余文思苦艱呻吟累日僅一二句不棘人口而君落筆奇偉如騄耳不羈自放於渥洼天駟之外此藝勝也余數奇不偶習隱終世甘與百草腐化而君妙齡馳譽籍甚方將詣北闕上書朝奏暮召建當世治安之策此才勝也君今而後致知而力於行明體而達於用循精粗之序審緩急之宜殆將進於道矣奚勝負之足言嗟夫潛夫正則今無其人也其人亦未聞道也余將與君游廣信問鵝湖究當年朱陸坐中之爭書

中之辯以求真是之歸而余老不出鄉君北上有日落

落奈何君瞠目不答長嘯徑去

送家鉉翁序

五方之人言語不通嗜欲不同性善則一修道之教所

以明此善也先皇帝武定内難文致太平舉中原百年

之曠典大比興賢天下之士雷動響應山巖藪澤之間

搜羅殆盡而殊方異俗釋掤掉甲理冠帶習俎豆來游

來歌蹈德詠仁莫不洗滌思奉明詔立躋膴仕然有司

事不素講學識淺陋考擇不精故舉一遺百莫厭士論如家君鉉翁輝和爾氏其先居於北庭右族托克托太師寧國公之裔孫幼穎悟自命不凡脫去紈袴習修孔氏之業讀文公之書應江浙進士舉及格貢諸京師旋報罷自是杜門養志閫憲聞其才而辟之君亦欲以所學自見不辭而就尋調行臺御史府掾泰定丙寅余自暨鄉出應容山縣聘授生徒於學君以六月慮囚隨二繡衣至縣一見握手如舊交謂余曰知子名久矣乃令

胥會於此相與道家世出處本末慨然久之君貌嶷嶷美髯如戟神采逼人必能曉暢官事顧御史職無不統奚止獄訟而已今不幸南北方數千里水旱民且狼顧賑救之方未知攸出奸豪侮法官胥貪墨夤緣縱弛三尺無所施君能援經守律引義力争何事不濟漢掾史多為三公當時流品未分士競節行避驄埋輪之舉非一手所能安知在下無佐之者御史風聞言事耳目不可無也君年富氣鋭功業未可量余老墓木且拱惜不

及見之姑叙梗概而已

贈朱自明序

龍圖授羲龜書畀姒赤文緑字能讀者誰天球誰篆琬琰誰冩凡是物也東遷於洛之時失之乎西入咸陽之時焚之乎惜哉相府所收之圖書户口阨塞之數耳竹簡載之乎木石刻之乎皆不可攷已秦璽篆玉漢侯王印章黄金者銷毁銅鐵至今猶有存者伯喈石經髣石鼓之遺自洛陽遷鄴棄擲殆盡更入木録始於後唐不

意讀兔園冊子人其功乃出於蒙恬蔡倫之上四百年來海內文字皆托之木矣書多而學者倦於讀坡翁所為太息鶴山屢作藏書記亦申言之槩豈易草哉丙寅夏余來容山朱晦自明見於明德堂上鄱之浮梁人也余扣之曰習舉子場屋之文乎不答曰為刀筆簿書之業乎又不答徐曰吾祖敷文尚書穆陵之師也御書樓猶存焉雲漢昭回之章則族多而散裂去之矣岸谷轉移落拓不振浪走江湖性頗好古工圖書篆刻之學游

戲三昧而已儒幼而學之吏亦嘗試焉皆能之而不為者也余聞其言而心怪之㑹縣庠立文宣王加封碑君即解衣盤礴而周旋焉體製甚古乃知韜光晦跡之士藏於醫卜技藝之間者世多有之道雖小而必有可觀未可謂壯夫之所不為也其秋余將歸朱亦西向秣陵來求贈言余不知所以言也一笑握手而别

送王君章序

阮嗣宗與阿咸為竹林之游任達不拘謝安石與玄等

為東墅之宴屢費千金識者皆非之杜牧之譽阿宜之讀文韓退之誇阿買之能書其後二子亦無聞焉高沙王君章挾其姪文憲文宝來從吾游窮經稽古講學習文刻苦勤勵鷄鳴而起夜漏盡十刻不寐愛日孜孜其志亦可尚已記丁已冬余過其里重湖渺茫蘆葭夾浦雁聲西北來墟烟蕭瑟猶不改昔年邊塞氣象欲訪故里遺民求孫莘老秦少游少章兄弟風蹟了不可得王氏世居興化高平文正公嘗宰是邑必有異政而叔姪

俱生晚亦莫之聞也時代更换人物衰謝可為太息吾子有意振起之乎魚蒲蟹稻之鄉生理粗足無求於四方故雖孔道而賓客商旅之來居者少獨從師取友義不可闕則越境而求焉丙寅孟夏三子從予適容山之陽授業明德堂上久之余又將如金陵生告歸省親歲終將復來余呼而謝之曰嗟乎語孟庸學詩書易春秋鄒魯之學在焉述之者河南程子建安朱子胡蔡之徒相羽翼之句為之解家有其書至足矣學不出乎此朝

廷設科取士亦不出乎此子歸而求之蚤夜以思窮探力踐希聖希賢之階治人治己之術當自得之何必借視於盲假聽於聾哉百歲老龜方曳尾於泥塗之中而鵷鳳之雛遡紫霄而上征時或逍遥過之亦不復下視之矣

送吳仲魯序

天歴間烏江吳仲魯來與僕遊講易牆東之下將歸省其親丐一言以為别僕病未能也其請至五六不倦乃

為之言曰昔仲由去魯謂顔淵曰何以贈我顔淵曰何以處我二子相與言不過墟墓間事何其不切於事耶蓋孔門弟子羣居仁義道德言行忠信皆已講習無餘無可言者今吾子學博而氣鋭宏中而彪外將有用於時僕請以易為贈易曰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恒又曰君子藏器於身待時而動又曰君子以儉德避難不可榮以禄是三言者於已切於義當於時宜子其識之僕年八十將槁死林下不及見子功業之成矣抑未死以

前皆臨深履薄之日月也子何以處我仲魯不答太息而去旹庚午夏至之日

送州同知序

至順庚午十有一日昭信校尉同知江陰州事納琳哈喇秩滿代歸祖帳城南鄉大夫士庶咸集牆東陸叟在焉或問之曰昭信君何如人也叟曰其先開國重臣列戟之家翩翩佳公子也廉勤而明恕心清如水門無雜賓才幹優裕左具右宜涖事之初適鹽官海溢採石捍

堤部丁夫以往時其寒暑而噢咻之先期辦集民以不困未幾方隅倣擾人情疑沮馳驛上省參預機密事定而歸會舶貨集鄮山市易難其人旋檄君往目不視珠犀身處膏脂不肯自潤視元估倍增人服其無私最後藏室翻經泥金費鉅又以委君監視嚴密銖兩無滲漏三考之中在州僅數月差委無虛日席不暇煖而瓜已熟矣雖惠澤之施未洽於一州而孜孜民事無頃刻怠異時登臺閣秉樞要河潤九里猶冀江浙蒙福也傳曰

公侯之子孫必復其始象賢也㚇言未既衆歎然曰請書之以為君贈且以為後來者勸於是乎書

送趙敏道序

吾幼攻舉子業剽竊律賦經義套括以爭名於場屋間吾之大慚人以為大好馬已乃事大繆禮部條貫束不用武夫健吏鴟張而儒其服者例遭訕侮吾故習弗能改度世不相容遂屏居林谷取選杜而下詩韓歐而下文誦而傚之技短不克進念士之所學又有進於是者

旋為貧講授復取四書六經諸史百家與諸生相切磋究之久之若粗有得其行已不敢有畔於道居家不至獲罪於鄉黨朋友歷攷古今成敗興衰治亂得失之迹亦欲少自表見當世時不我與日月其滔幸會真人勃興文運重開江浙以予充貢於是周覽山川觀光上國公孫子之徒仄目相視卒報罷歸暨庚申再貢則不敢復往矣今年垂八衮墓木將拱然猶栖栖不遑寧處誨誘後進不息其志亦可悲夫鉅鹿趙敏道僑居桐汭不

遠數百里來從吾游剛鋭而誠篤勤苦晨夕不倦是可
與共學者將歸省親求贈言以自勗吾應之曰學有序
躐等非也學有本游藝末也必若文公大學章句序中
以年之長幼分學之大小撤去記誦詞章之習專為修
已治人之術然後謂之學吾平生所學顛倒失序虛浮
無本不足為法不願吾子法之也盍亦務其遠者大者
乎或笑于列曰敏道之來將以學文干禄也昌黎讀書
城南詩歐陽縈鄉亭記亦如是而已有是哉子之迂也

吾又應之曰講學以明理修辭以居業詞達意而止不以藻麗為工本根深固則枝葉暢茂以此應試何害於道哉大儒程伯子朱子皆登進士第横渠張子亦應制科何害於道哉孟子謂友天下之士為未足當尚論古之人謂道若大路然歸而求之有餘師非求諸人求諸道也安用使吾抗顔為蜀之日粤之雪也耶

送程仲謙服闋回長興州序

至元中令憲使中丞曹公士開為暨陽幕長朔望輒率

府司縣吏詰學講習經史繼以夜分秉燭而歸余時代博士升講習惰弗省者聽之往往引睡獨程君吉甫年甚少志甚鋭與之語甚解若可與共學者余甚嘉之終以王事鞅掌役役州縣不得卒業於吾夫子之門有子仲謙卓落不羣然亦俯首於簿書筐篋間自吳興路吏丁内艱而歸閉户讀書復遣其子羽從予學羽尤穎悟夙成通春秋經下筆娓娓數百言殆將以儒起家辛未冬仲謙服闋復如吳興來與余别求一言以自勉予因

是有感焉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故三年之喪達乎庶民此良知良能有不待學而東漢舊制公卿二千石刺史不得行三年喪劉愷陳忠屢諫不聽夫公卿不行而百僚行之二千石刺史不行而小吏行之有下而無上何其倒之顛之也古之帝王所以篤化美俗率民為善因其自然而不奪其情民猶有不及者而況毀禮止哀滅其天性乎故建武以一時簡易之政禮義之方實為彫損今天下一家自大德以來三年之制有詔

通行大臣以至小民無敢冒喪犯禁者此善政也吏無大小皆可以為政孝弟政之本也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而況於一偏州乎仲謙勉之矣余迂儒不堪時用講授鄉里五十餘年與君父子三世相周旋惜哉今耄矣墓上之木拱矣將不及見兩山喬梓之榮矣吁

贈華玉谿序

昔馬文淵少有大志就邉郡畜牧積穀數萬既而嘆曰凡殖貨産貴能施賑也否則守錢虜耳乃盡散施之轉

游隴蜀仕洛陽為建武名臣封侯取印綬人皆榮之其弟少游獨不謂然曰士生一世但取衣食裁足乗下澤車御款段馬死守墳墓鄉里稱善人可矣後伏波征交趾往浪泊西里間仰看飛鳶跕跕墮水卧念少游平生時語何可得馬氏昆弟所見不同出處亦異未見有文淵少游合為一人如玉溪華君者也華氏錫山巨族羣從數十人以財雄一州君尤竒偉不凡喜賓客重然諾輕勢利義著閭里名聞江浙朝廷嘗命以品官不屑就

家居養志優游自得傲睨物表己巳庚午間旱潦相仍歲大祲蒙袂緝屨者相枕於道君惻然憫之開發倉廪左餐右粥一境賴以安憲府聞而剡薦民懐其惠士誦其美争為歌詩余謂救荒之政權在上則順而易在下則逆而難然出於官吏之手則又有斂散不時抑配不均之患出於鄉大夫士而有司不預焉則無侵欺之弊而實惠及民矣然大夫之賢士之仁者未易遇也華君可不謂賢且仁乎或曰在禮家施不及國陳氏以家量

貸以公量收春秋譏之殊不思子貢之在聖門以一布衣而問博施濟衆聖人告以立已立人達已達人之事蓋講明者學施行者政使子貢為百里之宰治千乗之國安知其不能施濟特患其不能博且衆耳分有窮達仁有小大勢使然也余年八十終窶且貧無復當世之志異時有綸巾少年如周郎者來求貸糧君家何止兩囷能指一囷以予之否

送朝請大夫江陰州尹序

暨陽一州如斗大北倚長江東西南距鄰境不百里地狹而不衍土瘠而不腴樂歲郡計猶不支况自天歷至順以來兵徭繁興旱潦交作飢殍滿野癘疫闔家黎民㢊㢊靡有孑遺赤子失乳而呼父母宛陵張侯適於是時來守是邦國手一著死枰轉活於是抉摘奬端來求隱瘼以賑恤為第一議親行閭井家至而口給之勸分務摛公貸私助竭力盡心弗遑寢食灑風沐雨不憚勤苦生意稍甦壞證畧補則以其暇日起建學宫延聘儒

宿教養兼舉風化驟興侯接納雖廣慶饋不通訟有曲直手無高下户有消長役定等差為政三年五事告備不惟巨室之所慕而下得細民之歡不但僚屬之所敬而上延臺省之譽以喬木之故家留甘棠之遺愛盖侯之為人也明簡而惠慈恭寬而信敏真良吏之模楷而郡國之師表也古之良吏為治無赫赫聲而所去見思侯今未去而人已思之矣歌謡碑碣洋洋盈耳侯何以得此於民間哉於此見人心之不可誣而公論之不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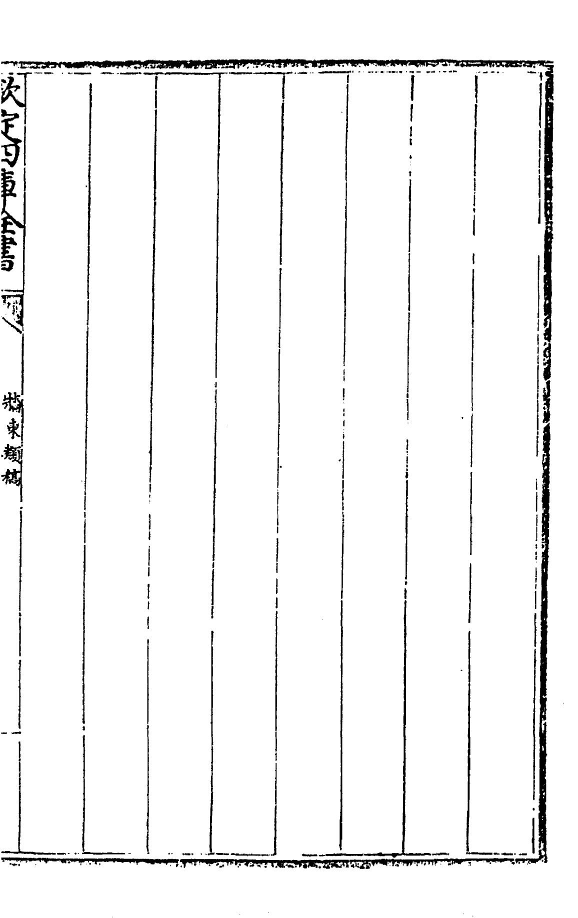
泯也至順壬申立春後一日闔郡人士設祖帳於南城牆東臾陸其書於席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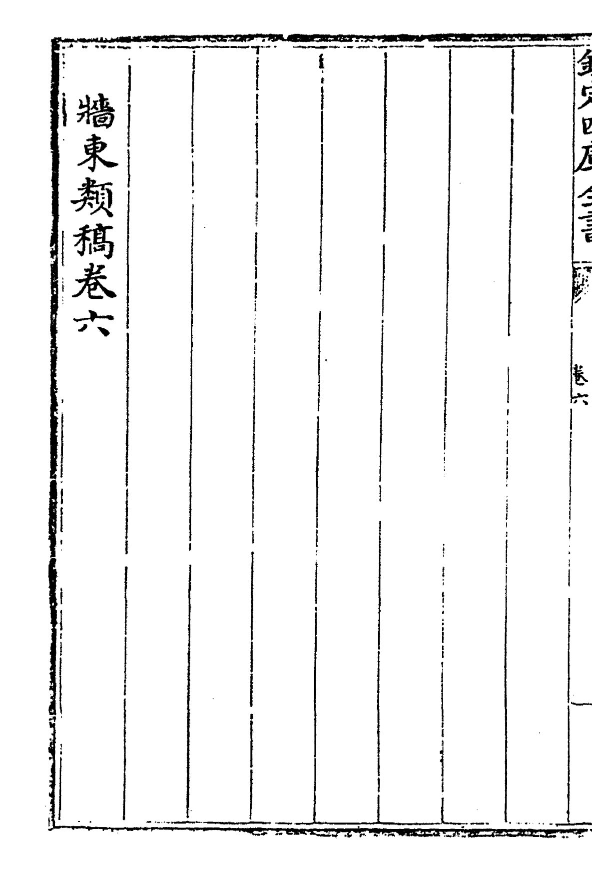
送唐子華序

水心葉公評天下山水以吳興為第一其山脈地絡融液浸灌者莫非氣之至清蓋仙聖之宅非人世也每自恨海濱之人山凡水俗不得生長其地而尚友其賢豪嗟夫水心之恨亦余恨也吳興人物唐以前勿論宋徙錢塘湖為近輔宗英戚畹邸第相望淮蜀閩廣之彦仕

於朝邇行都而居者尤多壬申癸酉余始弱冠習春秋受學於梅坡盧公公扳以登諸老之門如存齋陳公本心文公止堂高公陵陽牟公皆一時之望余俱得拜床下盧寓蘇臺晚歸閩陳以下聚居霅上曲阜既燼靈光獨存雖清規苦節照映湖水而夕陽古木日就枯摧人之云亡憮我寤歎至元以來子昂最穎出成甫之昆弟無逸之父子皆辱與余交而甲寅舉首庚申聯貢則無逸之兄而周氏之父子也後來之秀余不及識者甚衆

猗歟盛哉今子華居文物之鄉鍾山川之英而氣宇清高幹局優裕詩文敏贍筆墨精絶亦後來之秀者也分教江壖席不及煖省臺交委殆無寧日未幾而代者至歸囊無餘背餞句有盈軸推年長者一人為叙余不敢辭嗟余老矣將從諸賢游於地下而君方強仕余不見其學力之日充而器業之晚成矣俯仰百年廢興存殁浮雲逝水往而不返悲夫一日之别輒數日作惡然豈特為吾交友之私情也哉





牆東類稿卷六